

明

紀

冊二

明紀卷第三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簪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太祖紀三

起洪武二年己酉訖洪武八年乙卯凡七年

洪武二年春正月乙巳立功臣廟於雞籠山論次功臣死者肖像生
者虛其位初胡大海等沒命肖像於卞壺蔣子文之廟及新廟成移
祀焉 丁未享太廟以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
海趙德勝配 追封淳皇后父陳公爲楊王皇后父馬公爲徐王妃
皆王夫人建祠太廟東皇后親奉安徐王神主祝文稱孝女皇后馬
氏謹奉皇帝命致祭帝欲訪后族人官之后謝曰爵祿私外家非法
力辭而止 庚戌詔曰朕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
今十有五年荷天眷佑悉皆戡定用是命將北征齊魯之民饋糧給
軍不憚千里朕軫厥勞已免元年田租遭旱民未甦其更賜一年頃

者大軍平燕都下晉冀民被兵燹困徵斂北平燕南河東山西今年田租亦與蠲免河南諸郡歸附久欲惠之西北未平師過其地是以未遑今晉冀平矣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今年稅糧悉除之又詔曰應天太平鎮江宣城廣興供億浩穰去歲蠲租遇旱惠不及下其再免諸郡及無爲州今年租稅 庚申常遇春取大同汪興祖將三衛卒守之華雲龍攻下雲州傅友德敗賀宗哲於石州脫列伯於宣府諸軍分徇未下州縣金朝興取東勝州山西悉平 鄆人傅恕詣闕陳治道十二策曰正朝廷重守令馭外蕃增祿秩均民田更役法黜異端易服制興學校慎選舉罷權鹽停權茶帝嘉納之 蔡哲爲參知政事 方國珍張士誠相繼誅服諸豪亡命海島與

島人相糾結是月倭寇山東瀕海郡縣 二月丙寅朔詔修元史命

李善長爲監修宋濂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趙壘曾魯高啓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篋王鏊傅著謝

徽及傅恕俱爲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資參考帝諭之曰元初君臣樸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間有賢哲之臣言不見用不見信遂至土崩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爾等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以垂鑒戒 時大兵出山西北平守備單弱平章曹良臣守通州所部不滿千人元丞相也速將萬騎營白河良臣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亡國之餘敗氣不振當以計走之乃密遣指揮仵勇等於瀕河舟中多立赤幟互三十餘里鉦鼓聲相聞也速大駭遁去良臣出精騎逐北百餘里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 帝建先農壇於南郊在藉田北壬午親祭以后稷配祀畢行耕藉禮應天府尹及上元江寧知縣帥庶人終畝宴勞百官耆老於壇所 徐達引兵西渡河至鹿臺張思道遁郭興將輕騎直擣奉元大軍繼進三月庚子克之元西臺御史桑哥失里與

妻子俱投崖死左丞拜泰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死檢校阿
失不花自經死三原縣尹朱春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君能
盡忠妾豈不能盡節亦俱投繯死改奉元路爲西安府耿炳文鎮之
浚涇陽洪渠十萬餘丈民賴其利徙咸陽縣治於渭河之南 振陝
西饑戶米三石 丙午常遇春與馮勝合軍西拔鳳翔李思齊奔臨
洮 置北平等處行中書省治北平府先屬山東河南者皆復其舊
遣行人楊載使倭且詰以入寇之故謂宜朝則來庭不則修兵自
固儻必爲寇盜卽命將徂征耳日本王良懷不奉命 劉惟敬出爲
廣西參政 夏四月丙寅也速攻通州詔常遇春還備北平平章李
文忠副之 己巳命博士孔克仁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並令入學
乙亥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之制 置山西等處行中書省治太原
府又置陝西等處行中書省治西安府改廣東道宣慰司爲廣東行
中書省 徐達會諸將議所向皆曰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而慶

陽易於臨洮請先慶陽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精猝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戎得之其人足備戰鬪物產足佐軍儲蹙以大兵思齊不走則束手縛矣臨洮既克於旁郡何有遂度隴克秦州下伏羌寧遠入鞏昌遣馮勝偪臨洮 金興旺移守鳳翔 丙子賜秦隴新附州縣稅糧 丁丑馮勝至臨洮李思齊降甯正守之徐達分兵克蘭州薛顯別將攻馬鞍山番寨大獲其畜產乙酉達襲破元豫王於西寧走之盡收其部落輜重 汪廣洋出爲陝西參政 五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丁酉徐達還出蕭關下平涼唐勝宗克延安張思道走寧夏爲擴廓帖木兒所執湯和取涇州使部將招思道弟良臣良臣以慶陽降達遣薛顯受之良臣蒲伏道迎夜復出兵襲顯營顯傷突圍免良臣據城叛 癸卯夏至祀地於方丘羣臣復請配祀帝堅不允曰俟慶陽平議之 章溢居喪哀毀營葬親負土石感疾卒年六十五帝痛悼親撰文卽其家祭之 張良臣之叛也徐達命

諸將分兵蹙之俞通源自臨洮疾趨至涇略其西顧時略其北傅友德略其東陳德略其南良臣耀兵城下時擊敗之獲其勁將九人良臣不敢復出良臣恃其兄思道爲外援間使往來德悉禽獲 蔡哲

出爲福建參政 常遇春李文忠帥步騎九萬發北平徑會州敗敵將汪文清於錦州敗也速於全寧進攻大興州分千騎爲八伏守將夜遁盡禽之六月己卯克上都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獲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子女寶貨稱是改元上都路爲開平府尋廢府置衛又以永平路爲平灤府

安南國王陳日烓遣少中大夫同時敏等奉表來朝貢方物帝喜賜宴壬午命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封日烓爲安南國王 秋七月己亥常遇春師還次柳河川暴疾卒年四十帝聞震悼命禮官議天子爲大臣發哀禮用宋太宗喪韓王趙普故事喪至龍江親出奠賜葬鍾山追封開平王諡忠武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二

遇春沈鷺果敢善撫士卒摧鋒陷陳未嘗敗北長於大將軍達二歲
數從征伐聽約束惟謹常自言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軍中稱常十
萬云遇春既卒命李文忠代將其軍左丞趙庸爲副 辛亥擴廓帖
木兒遣韓扎兒破原州涇州以爲慶陽聲援 丙辰明昇遣使來獻
大木及方物答以璽書 辛酉馮勝扼驛馬關韓扎兒敗走傅友德
薛顯駐兵靈州甯正駐邠州絕慶陽聲援 中書省臣言廣西諸峒
雖平宜遷其人入內地可無邊患帝曰溪峒蠻獠雜處其人不知禮
義順之則服逆之則變未可輕動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鎮服之俾日
漸教化數年後可爲良民何必遷也 黃英衍岑伯顏及思明土官
黃忽都等相繼貢馬詔皆以爲世襲知府 以廣西地接猺獞始於
關隘衝要之處設巡檢司以警奸盜 元帝屯蓋里泊令孔興脫列
伯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李文忠奉詔會攻慶陽行次太原聞大
同圍急謂趙庸曰我等受命而來閩外之事苟利於國專之可也今

大同甚急援之便遂出雁門次馬邑敗元游兵禽平章劉帖木八月
乙丑進至白楊門天雨雪已駐營文忠令移前五里阻水自固元兵
乘夜來劫文忠堅壁不動質明敵大至以二營委之殊死鬪度敵疲
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禽其將脫列伯俘斬萬餘人窮追至莽哥
倉而還脫列伯旣被禽孔興走綏德其部將斬之來降元帝知事無
濟不復南向矣 己巳定內侍官制諭吏部曰內臣但備使令毋多
人古來若輩擅權可爲鑒戒又曰此曹善者千百中無一二若用爲
耳目卽耳目蔽用爲心腹卽心腹病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勿令有
功有功則驕恣矣 癸酉元史成諸儒皆賜賚遣歸而元統以後史
猶未備乃命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采遺事 高麗國王王顥修貢
請封丙子遣符璽郎偁斯齋詔及金印往封之 徐達進軍偪慶陽
張良臣糧盡癸未克之良臣父子投於井引出斬之陝西平 賀宗
哲攻鳳翔金興旺與知府周煥嬰城守敵編荆爲大箕形如半舫每

箕五人負之攻城矢石不能入投藁焚之輒颺起乃置鉤藁中擲著其隙火遂熾敵棄箕走復爲地道薄城城中以矛迎刺敵死甚衆而攻不已興旺與煥謀曰彼謂我援師不至必不敢出乘其不意擊之可敗也潛出西北門奮戰敵少卻會百戶王輅自臨洮收李思齊降卒東還卽以其衆入城共守敵拔營去衆欲追之輅曰未敗而退誘我也遣騎偵之至五里坡伏果發還師復圍城衆議欲走興旺叱曰天子以城畀我寧可去耶以輅所將皆新附慮生變乃括城中貲畜積庭中令曰敵少緩當大犒新兵新兵喜協力固守相持十五日敵聞慶陽下乃引去 詔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禮送至京纂修禮樂諸書曾魯及梁寅宋訥徐一夔劉子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等咸與焉 九月辛丑召徐達湯和等還命馮勝留駐慶陽節制諸軍勝以關陝既定輒引兵還帝怒切責之以其功大赦勿治 顧時將騎兵略靜寧川走賀宗

哲郭英追敗之於亂山 初帝將營中都劉基曰臨濠雖帝鄉非建都地也既帝召諸老臣問建都事或言關中險固或言洛陽天下中汴梁爲宋舊京或又言北平故元宮室就之可省民力帝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梁實周漢唐宋故都但平定之初民未甦息若建都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宮室亦不無更作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足以建國臨濠前江後淮有險可恃有水可漕朕欲建爲中都何如皆曰善癸卯以臨濠爲中都置留守司營城郭宮殿如京師制改鍾離縣曰中立縣 帝嘗以事責李善長劉基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帝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爲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爲之且立覆帝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帝曰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殆甚於憲曰胡惟庸何如曰譬之駕懼其僨輶

也帝曰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帝嘗與侍臣論待大臣禮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輕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體侍讀學士詹同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勵廉恥也必如是君臣恩禮始兩盡帝深然之帝嘗言聲色之害甚於鴆毒創業之君爲子孫所永式尤不可不謹同因舉成湯不邇聲色垂裕後昆以對其因事納忠如此 戊午廖永忠等師還命太子帥百官迎勞於龍江永忠尋復出撫定漳泉 始建南京新城 楊憲爲右丞 冬十月壬戌遣楊璟諭明昇 甲戌甘露降於鍾山羣臣請告廟不許 辛卯論中書省曰兵變以來人習戰爭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惟治國以教化爲先教化以學校爲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延師儒授生徒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

王之舊於是大建學校設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等官生員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時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尙書錢唐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亦言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皆不聽久之乃用其言 陳寧睢稼爲參知政事 張以寧等抵安南境陳日烓卒國人乞以印詔授其世子以寧不可留居洱江上諭世子告哀於廟且請襲爵 命潭州衛指揮同知邱廣爲總兵官寶慶指揮僉事胡海廣東衛指

揮僉事左君弼爲副帥兵討左江上思州蠻賊黃英傑等平之 高麗使臣成惟得等辭歸帝從容問王居國何爲城郭修乎兵甲利乎宮室壯乎對曰東海波臣惟知崇信釋氏他未遑也遂以書諭其王曰古者王公設險未嘗去兵民以食爲天而國必有出政令之所今有人民而無城郭人將何依武備不修則威弛地不耕則民艱於食且有居室無廳事無以示尊嚴此數者朕甚不取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苟闕斯二者而徒事佛求福梁武之事可爲明鑑王國北接契丹女直而南接倭備禦之道王其念之 是月遣使貽元帝書 十一月乙巳祀上帝於圜丘以仁祖淳皇帝配 明昇幼母彭及諸大臣用事楊璟旣至數諭以禍福俾從入覲昇集其下共議諸大臣方專恣不利昇歸朝皆持不可璟還復遺昇書曰古之爲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故能身家兩全流譽無窮反是者輒敗足下幼冲席先人業據有巴蜀不咨至計而聽羣下之議以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

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之言也昔據蜀最盛者
 莫如漢昭烈且以諸葛武侯佐之綜核官守訓練士卒財用不足皆
 取之南詔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
 過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而欲藉一隅之地延命頃刻可謂智乎
 我主上仁聖威武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後致討以
 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使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
 變恐惑於狂瞽失遠大計故復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
 氏者不淺足下可不深念乎且如向者陳張之屬竊據吳越造舟塞
 江湖積糧過山岳彊將勁兵自謂無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
 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何如友諒子竄歸江
 夏王師致伐勢窮銜璧主上宥其罪愆剖符錫爵恩榮之盛天下所
 知足下無彼之過而能翻然覺悟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
 人之祀世世不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欲崛彊一隅假息頃刻魚游

沸鼎燕巢危幕禍害將至恬不自知恐天兵一臨凡今爲足下謀者他日或各爲身計以取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弱子將安所歸禍福利害瞭然可覩在足下審之而已昇終不聽 侯至善爲參知政事

占城入貢十二月甲戌遣中書省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齎詔封阿答阿者爲占城國王 甲申振西安諸府饑戶米二石 己丑大賚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 庚寅擴廓帖木兒攻蘭州諸將欲固守以待援天策衛指揮僉事張溫曰彼遠來未知我虛實乘暮擊之可挫其銳儻彼不退固守未晚也於是整兵出戰元兵少卻已而圍城數重鷹揚衛指揮于光自鞏昌赴援至馬蘭灘戰敗被執以徇城下光大呼曰公等但堅守徐將軍將大軍旦夕至矣敵怒批其頰遂被殺溫斂兵固守元兵乘夜梯城而登千戶郭佑被酒臥他將巡城者擊退之 時元帝尙在近塞帝再致書不報而擴廓帖木兒擁兵塞上爲西北邊患

三年春正月癸巳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副之分道北伐 吏部請謫有罪於儋崖帝曰前代謂儋崖爲化外以處罪人今天下一家若有風俗未醇宜更擇良吏治之豈宜居罪人耶先是西安諸府旱饑詔有司正月二月戶給米一石至是耆民宋昇等來言民多饑死戶部請運粟濟之帝曰民旦夕待哺若待運粟死者多矣丁巳命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西安鳳翔振之戶加粟一石 胡惟庸爲參知政事 禮書成賜名大明集禮其書準五禮而益以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音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畢具 二月癸未追封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州祀之妻張氏爲王夫人以其三子從祀復其鄰宥氏世世守王墓 戊子詔曰六部總領天下之務非學問博洽才德兼美之士不足以居之慮有隱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訪求賢才可任六部者 是月李文忠由居庸出野狐嶺至興和降其守將進兵察罕腦兒禽元平